



Dear Tree

# 亲爱的树

一本爱情小说……

霍君  
- 著 -

霍君 ◆

# 亲爱的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树 / 霍君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9.6  
ISBN 978-7-5378-5896-0

I. ①亲… II. ①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66532号

书 名: 亲爱的树  
著 者: 霍 君

策 划: 续小强 刘文飞  
责任编辑: 赵 勤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mailto: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32  
字数: 271 千字  
印张: 10.5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896-0  
定价: 48.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楔子		1
一	神秘的树林	3
二	偶遇丑男人	8
三	五角钱的诱惑	13
四	寻找丑男人	18
五	初识耻辱的模样	23
六	明天是清明节	28
七	耻辱变成一枚标签	34
八	跟踪老土	39
九	亲爱的树	45
十	老土和神秘的树林	53
十一	青春的第一抹羞涩	60
十二	纠结的夜晚	67
十三	小芳的烦恼 (一)	73
十四	小芳的烦恼 (二)	79
十五	这一个周末 (一)	85
十六	这一个周末(二)	92
十七	连长的心事	97
十八	白色捷达车	101
十九	小同恋爱了 (一)	108
二十	小同恋爱了 (二)	114
二十一	梦中的托付	119
二十二	恋爱夭折了 (一)	124
二十三	恋爱夭折了 (二)	130
二十四	从环卫站到医院	136
二十五	小同相亲了	142

二十六	核里的幸福和疼痛	149
二十七	女婿上门了	154
二十八	小童病了（一）	161
二十九	小童病了（二）	167
三十	娟子啊娟子	174
三十一	在回家的路上	180
三十二	娟子出嫁了	186
三十三	去赵站长家	192
三十四	冬天来了	200
三十五	请讲个故事给我听（一）	207
三十六	请讲个故事给我听（二）	213
三十七	讲个故事给我听（三）	220
三十八	讲个故事给我听（四）	226
三十九	爸妈，我想嫁人了	232
四十	三去神秘的树林	236
四十一	初婚的夜晚	245
四十二	你看看我是谁	249
四十三	那是谁的鞋子	256
四十四	告诉我你去了哪里	260
四十五	偶遇连长	267
四十六	老土死了（一）	271
四十七	老土死了（二）	278
四十八	悲伤的大壮	284
四十九	求神灵保佑	289
五十	队长的阴谋	296
五十一	“辣椒炒肉”餐馆	301

五十二	小同啊小同	309
五十三	咆哮的神秘树林	313
五十四	告别	321

## 楔子

那支夹在指间的摩尔烟孤独地燃烧着。摩尔烟的孤独来自小童的遗忘，嗯，她一定是遗忘了它。它确信。所以，它诚心要引起小童的注意，让她关注到它的存在，就冒着被抛弃被指责的危险，用它的热灼了一下那两根纤细的手指。

呀——

一个轻轻的呻吟后，摩尔烟的目的达到了。眼前的镜子仿佛不是镜子，而是一眼深深的井。猝不及防的痛，让小童陷在井里的目光，蛙儿般倏地来了一个跳跃，上了井沿儿。一小段滑行之后，发现了那支指间的摩尔烟。

显然，摩尔烟的抗议来得不是时候。很快，它遭遇了厄运。小童将大半截没来得及燃烧的摩尔烟摁在烟缸里。摩尔烟燃烧的希望宝石蓝色的烟缸里跳跃了几下，沉寂了。

没有了摩尔烟的牵绊，小童重新把目光撂在镜子里的那口井沿儿上，毫不迟疑地跳了下去。

里边有一个女人。短发，细细弯弯的眉毛，两只形状饱满充满审慎情绪的眼睛。因为年轻，和岁月有关的痕迹像一只爬行动物，离着女人还有一段距离。此刻，女人安静着，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背

景的衬托，像一个被拉近了的镜头，整个画面被一个巨大的头像占据着。巨大头像上那对眼睛又夺回了小童的注意力。它们究竟在思考什么呢？

倏忽间，头像上眼睛的神态就变了。由审慎转向了阴郁。好浓好浓的阴郁，致使小童的目光无法进入它，无法看透它。只是这么浅浅的观望，小童已经觉得自己被阴郁熏染了，有了一种莫名的痛感。痛感是游移的，很快入了骨髓，入了灵魂。噢，不。小童的目光不自觉地向后撤去，发现镜子里的女人变化了的不仅仅是眼睛。女人的短发也成了长发，编成两根麻花辫垂在肩膀上。拴住辫子穗儿的是两根红头绳。

不一样的眼神，不一样的修饰，连散发的气息都是不一样的。这么说来，她们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可是，她们的五官竟然惊人地相似。

你，是小童？还是小同？

或者，小童就是小同的转世？

就是这样了。

小同，一切都是你故意安排的，对不对？1975年10月8日你的死亡日，是我的出生日；你叫小同，我叫小童。你的灵魂守候着我成长，等我慢慢长大，等我渐渐成熟。你认为可以了，就选择了某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你故事的一个入口，你让我走进去，了解你，读懂你，看清你。然后，还原事件的真相。你相信我能做到，所以才有了这么多年的坚守。

可是，你为什么要选择我呢？

小童翘起的手指很自然地向着两片唇移动，两片唇也做好了迎接的准备。到了唇边，才发觉指间是虚无着的。

我的摩尔烟呢？

## 一 神秘的树林

一辆黑色沃尔沃轻灵地滑出报社大门，然后，像一条墨斗鱼，融入大街上由喧嚣汇成的河里。这辆车是小童过生日时男友送她的礼物。她说我可以自己选颜色吗。他说当然。她说我要黑颜色的。他说为什么不是红色或者白色。她说我喜欢黑的厚重、黑的大气。

握着方向盘的小童，两道细眉间凝着一坨庄严的神圣。眼神儿，则是决绝的。这样一副表情，和她的黑色沃尔沃，和她一头清爽的短发，和她浑身精炼的牛仔装，倒是很相配了。

车子向着郊外驶去，渐渐把这座燕山脚下的 D 城甩在了身后。看着黑色沃尔沃离去的身影，D 城像一位慈祥的母亲，把和天气一样温暖的眼神送出去很远很远。

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响了。小童的右手从方向盘上腾出来，安抚响着的手机。

你在哪儿？

去采访的路上。

采访谁？

一个志愿者。

嗯，我没事，就是想你了。

嗯，挂了。

小童很奇怪，第一次向他撒谎，居然如此流畅。她要去的目的地，是他的老家，离城五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子。但是她从来没有听他说过那片神奇的树林，从来没有。如果真的有那么一片神奇的树林，他怎么会不跟她说呢？那天，坐在办公室的她，如往常一样打开邮箱。邮箱里躺着一个神奇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一个美丽的女人因行为不检点，被人发现后，自觉再无颜面活在世上，在某一天的夜里吊死在一片树林里。一个女人的死去并无稀奇，稀奇的是那片树林。自从女人死后，人一近了树林，树上的枝叶便哗啦啦地摇动起来，发出呜呜咽咽的哭声。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村人想砍伐树木以求安宁时，那哭声就尤其悲惨。而且，白杨树的树干上眼睛般的疤痕处，还会流下泪水来。从此，再无人敢走近那片树林。让人安慰的是，几十年来，会哭泣的树林并没有横生事端，伤害村里的任何一个人。为了小村的安宁，为了家人的平安，村里及四周村庄的幼儿从记事起，就开始被大人们训诫，千万不要靠近那片神秘的树林，树林里可有女鬼呢。女鬼绿眼睛，长舌头垂到脚面子上，专门吃小孩子。邮件最后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传说。

小童就笑了。自从报纸开辟了《D城民间传说》栏目，她见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但是在传说后边缀上“真实的传说”，还是第一次。诱发她笑神经的是传说的发生地，竟然是他的老家。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传说，第一个向她讲述的，恐怕不是这封邮件吧。

周六，是他来她家的日子。是他们相聚的日子。那天，他的儿子会被他的前妻接走。

晚上吃饭时，她说了那个神奇的传说。思绪在传说里，目光在盘里的一块排骨上，暂时忽略了桌上唯一的听众。暂时的忽略结束时，她看到他安静地沉浸在她的讲述里，一口米饭噙在嘴巴里，咀嚼肌停

滞着。脸上的表情不是聆听的享受，或是惊讶，或是质疑，而是愤怒。她的讲述进行不下去了。她不理解，一个传说而已，怎就会惹怒了他呢。筷子上的排骨知趣地跌落在盘子里。

他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表情使用不当。一番艰涩的吞咽过后，一嘴巴的米饭顺着喉管儿涌进胃囊里。然后，他对她说：你又不是小孩子，这样的话也信呢。

这不是传说吗？

痴儿——一个笑的前奏发出后，他的脸上已经掬着一小捧笑容了。歉意，甜腻腻的话儿都紧紧地跟过来。跟过来的，还有筷子上的排骨。

宝宝，乖，张嘴。

不过是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她这样想。但是很快，她发现不愉快的小插曲只是做了个短暂的休憩，打了一个盹儿，夜幕刚刚降临便精神饱满地寻上门来。

他像过去的每一个周六晚上那样，认认真真地为他们的幸福做铺垫，尽管早上，他们已经幸福过了。早上，由于饥饿几天的原因，幸福完成得过于仓促，只是草草填饱了肚子。因此，晚上一定要从容些，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到位，很用心，很努力。尤其是今晚，可能太过投入了，在铺垫阶段就已经大汗淋漓了。铺垫，是为着精彩的演出。然而，演出还没开始，作为男主角的他就谢幕了。这是没有过的。

他充满了愧疚感，今天太累了，明天吧，宝宝相信我。她善解人意地笑笑，没事儿，真的。他拥住她，手臂像两根藤条般紧紧缠绕着，她有些窒息。但是，她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穿透他的肌肤，浸入到她的五脏六腑。

不安。他在不安吗？

他带着不安，她带着他传递给她的不安，各怀心事地睡去了。他

的手臂依旧缠在她身上，把她缠绕成一只肚囊里的小袋鼠。

大约半夜两点多的样子，他忽然醒来，拼力地摇着她的小身子：他们都是扯淡的，宝宝千万别信，传说不能当真的！

再拼力地摇：

宝宝，求你了，千万别信，好不好？

说完，咚的一声，将白胖胖的身子挺直地放倒在床上，重新睡去。

留下一个惊惧的眼神儿，在她的眼前某一个虚空的位置定住。她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确定不是在梦中的，确定自己是醒着的，确定刚才发生的事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惊恐和陌生的情绪，向着她漫过来，一下子把她卷走了。这个和她同床共枕的，这个深爱她的，她也深爱的男人，她有点弄不懂了。

树林，神秘的传说，一定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个叫芝麻村的小村子并不难找，小童依靠车上的导航仪，很快就见到了它的真实模样。透过玻璃窗子，小童用一种温暖的眼光打量它。嗯，温暖的眼光。它生养了她深爱的男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半空中掠过的燕子，都属于她爱屋及乌的范畴。但是，她不会进入它。不会留下来过的痕迹。

她绕过芝麻村，向着村后驶去。传说里的树林是在村后的。

田里一片生机勃勃，因是午饭时间，生机勃勃间少见几个人影儿。这正是小童需要的。因生机勃勃才是矮矮的，小童的视线就没有了遮挡，能放出去很远。目光大约走出去两三里地的样子，被一片黑乎乎林子挡住了。

它，果真是存在的。

确定要走近它吗？确定有这个勇气吗？一棵又一棵的白杨树站在一起，就成了一片林子。每一棵白杨树都尽可能地粗壮着，尽可能地蓬头垢面着，好像几个世纪都没有梳妆打理过的样子。树下未褪

尽嫩绿的杂草，伸展着原生态的腰肢，在逼仄的空间里尽量扩大自己的地盘。年老体弱的杂草，大概不堪生长的重负，只留下没有生命迹象的枯藤，隐没在蓬勃得有些过分的嫩绿之间。不管是树，还是杂草，完全一副没有人来打扰过的样子。在四周尚且矮小的有章法的勃勃生机的映衬下，这片树林尤显怪异和另类。一股深度的荒凉和诡异交融在一起的网，将树林牢牢地罩住，使得树林独自寂静着，不食人间烟火。忽然，树叶子和杂草摇动起来，发出哗啦啦的声响，朝着黑色沃尔沃扑过来。小童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发出惊恐的求救信息。冷静，千万冷静。她鼓励自己。

拿了耳朵仔细地听，仔细地辨别。是树在哭泣吗？

哗啦啦……哗啦啦……不是呜呜咽咽之声。

树叶摆动碰撞的声音。难道刮风了吗？小童将目光投向更远处，果然，刚才还静若处子的麦苗儿，正得意地扭动着纤细细腰。噢，真的是风呢。小童轻轻地吁出一口气。

她觉得有信心有勇气从车上走下来。她谨慎地开车门，关车门，尽量把声音控制到最小。她怕惊扰了树林。轻着脚步接近它，心里默念：亲，我不会伤害你的，千万别哭，别吓我。

近了。更近了。白杨树尚显得稚嫩的叶子发出的哗啦啦的声响，听得愈来愈真切了。哗啦啦……哗啦啦……像是掌声，欢迎她的掌声。奇怪的是，小童心里原本的畏惧感，不知何时溜走了，等她寻找时，早不见了踪影。取代畏惧感的，竟然是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 二 偶遇丑男人

小童有一种预感，接下来，她的命运将紧密地和神秘的树林联系在一起。初次的探访虽然没有任何收获，但那是她刻意不想这么快就有收获。她没有进入芝麻村，没有向了解神秘传说的小村人进行主动式的打探。她对传说的真相是心存芥蒂的，于她，或许不知道是一种更好的选择。她怕和深爱她的那个男人——方远有关。她的第六感觉告诉她，虽然她放弃了介入真相的主动权，但是和神秘树林有关的故事，正一步一步靠近她。她听到了它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脚步声没有方向，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都不是。所以她注定无法躲避。那声音好像是从地心里发出来的，它想何时现身就何时现身。它看得到你，你却永远没有能力捕捉到它。

该来的且来吧。

采访结束了吗？方远的电话追了过来。

结束了。

在哪儿，报社还是家里？

家里。不放心就过来检查一下吧。

他嘿嘿地笑笑，说宝宝累了，我给宝宝叫一份外卖送过去，好不好？她说，不好，就让你过来。他为难的口气，你知道我现在过不去

的，在给儿子做饭，儿子一会儿就放学了，你知道的，乖呢。她任性了，那我去你家里吃饭。他的口气更为难了，儿子没有心理准备呢，好宝宝……

声音被切断了。她不想听下去了。此刻，她不愿意再做那个理解他的女人。

很多很多次，她都不愿意再做那个理解他的女人。她承认，他是深切地爱着她的。正是这份深切的爱，使她一次又一次陷入迷茫，她不确定，真的和他分手了，还会不会找到像他一样爱她的男人。可是，顺延这份感情，是有条件的，她要理解他。他暂时不能给她一个婚姻，怕儿子受不了，影响学习。他保证，儿子考上大学立马就和她结婚。因此，他和她只能暂时过着周末约会的日子。名不正言不顺，和他相恋快两年了，她还没有见过他乡下的父母。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她也从未要求过。那份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是搁在心里的。

除了名分，除了从周一到周五不能一起过柴米油盐的日子，该有的，他都会让她有，该做的，他都会做到。工资卡，从他说爱她离不开她那一天，就郑重地交到了她手上。他说，我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另一个城市的小童的母亲，却不愿意去理解方远。她的每一通电话都是颇具破坏力的：小童哇，醒醒吧，那个男人根本没有诚意啊。小童哇，你都三十出头了，等不起啊。小童哇，人家是领导干部，无论多老都是香饽饽，你行吗？小童哇……

亲爱的老妈，你听好了，不是他不想娶，是我不想嫁。你们家的小童没有那么贱，低三下四地等着人家！

可不就是这么贱嘛，可不就是这么低三下四地在等嘛。打开衣柜，小童摘下混迹在衣服堆里的一副假头套，对镜戴在头上。魔幻般，镜子里现出一个幽怨的长发淑女。方远说，他更喜欢她短发的样子。为了他的喜欢，她的一头长发便成了爱情的牺牲品。假发可以视

为抗议，亦可以视为一个女人的矫情。反正我情绪欠佳了，就要打扮成你不喜欢的样子。

黑色的沃尔沃泊在楼下。小童不想碰它，它和他有关。每次过不去“理解”这道坎时，她都故意冷淡它。让它寂寞吧，孤独吧。看着被她抛弃的沃尔沃，心里多少会生出一些快感来。仿佛抛弃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他，那个叫方远的男人。

脚步向西。习惯了向东，没有理由，不知道为什么。向东，是一种惯性，是一种模式。今天，小童想打破旧有的模式的壳了。也许，壳一打破了，会意外地钻出一只毛茸茸的小鸡来呢。

很快，意外来了，不过，不是毛茸茸的小鸡。看来，一切都是天意。从地心里发出的脚步声，给了她又一个猝不及防。

每一次的向东行走，什么理解与不理解，统统都被推到了门外边。从里边反锁上门，小童想享受脑子里空空荡荡的感觉。总会有倒霉的龙爪槐的树叶被她随手揪下来，一片片地含在唇间，一片片地被两片淘气的唇吹走。含着吹着，脚步融进更远的东方。直到走倦了，走乏了，反锁在门外的情绪，便乘虚而入了。它们撞开了那扇门，填充了空荡荡的空间。进来了，小童才发现，理解的份额不知何时变得强大了，“不理解”可怜地缩在角落里。等到软着身子软着心情回到家里，甩在沙发上的快要被打爆的电话，则成了理解占领整片地盘的最好凭据。偏偏这一次的向西行走，不行了。在神秘树林的带领下，种种思绪异常强悍，左赶不走，右赶也不走。一大片乱糟糟的景象。这时，那个意外横空出世了。

对不起，压您脚了。真对不起！

一辆车帮上写有“D城环卫”字样的三轮车停下来。头戴环卫工人标志性黄色帽子的人，屁股慌张地脱离了车座位。

您瞅瞅，脚压坏了吗？

黄帽子边说边顺过来眼神儿。

三轮车为什么停下来，刚才一个声音说压脚了，是压她的脚了吗？垂下目光去检查自己的鞋子，果然左脚上的李宁运动鞋留有新鲜的污渍。一小股火气噌地蹿上了头顶，熊熊燃烧，她抬起眼睛，拿了目光去捕捉不长眼睛的人。

你！

目光刚好撞上黄帽子顺过来的眼神。

小同？是你吗，小同？

一张丑陋的脸布满万分的惊恐。由于惊恐，加重了整张脸的丑陋。

是我，我是小童。

小童在记忆里努力地搜寻，这个准确地叫出她名字的人，难道她认识吗？

小同，你是来索我命的，对不对？我知道你一直恨我，我不好，我该打，你瞅着，我打给你看！

丑陋的老男人真的左右开弓，在自己棕色的两片脸颊上，狠力气地抽打着。并且，泪水一行行地涌出来，随着抽打的动作，飞迸起来。打着打着，一条脏兮兮的身子又扑倒在小童脚下：

小同，您大人大量，留下我这条烂命，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我保证给您上坟去。保证，我保证……

马路上流淌的车辆和人，已经把注意力投到了这边。小童拿出逃离一堆粪便的心情和速度，让自己在最快的时间里远离。跑着跑着，小童停下来。她认为她有必要停下来，梳理一下丑男人刚才的言和行。

他知道她叫小童，而且，她是一个死去的小童。假如丑男人的神经是正常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丑男人认错了人。那个死去的人和她的相貌相似，而且，更为巧合的是，和她一样也叫小童。另，丑男人一定做了对不起他认识的那个小童的事。

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吗？